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三 年

第一號至第十五號

第二二六次會議至第二四〇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一月六日至二月四日

紐 約

目次

	頁次
第二百二十六次會議	
一 臨時議程	1
二 秘書長就阿根廷及加拿大出席安全理事會代表全權證書提出之報告書	1
三 歡迎安全理事會三位新理事就任	1
四 通過議程	2
五 關於查謨喀什米爾情勢的討論	2
第二百二十七次會議	
六 臨時議程	4
七 秘書長就加拿大代表英聯王國代表及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全權證書提出之報告書	4
八 通過議程	4
九 繼續討論查謨喀什米爾之情勢	4
第二百二十八次會議	
一〇 臨時議程	15
一一 通過議程	15
一二 繼續討論查謨喀什米爾之情勢	51
第二百二十九次會議	
一三 臨時議程	38
一四 通過議程	38
一五 繼續討論查謨喀什米爾之情勢	38
一六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印度尼西亞問題斡旋委員會主席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	54
第二百三十次會議	
一七 臨時議程	55
一八 通過議程	55
一九 繼續討論查謨喀什米爾之情勢	55
第二百三十一次會議	
二〇 臨時議程	61
二一 通過議程	61
二二 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70
第二百三十二次會議	
二三 臨時議程	72
二四 通過議程	73
二五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73

第二百三十三次會議

二六	正式公告	89
----	------	----

第二百三十四次會議

二七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91
----	--------------	----

第二百三十五次會議

二八	臨時議程	99
二九	通過議程	99
三〇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99

第二百三十六次會議

三一	臨時議程	116
三二	通過議程	116
三三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116

第二百三十七次會議

三四	臨時議程	124
三五	通過議程	124
三六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124

第二百三十八次會議

三七	臨時議程	133
三八	追悼甘地	133

第二百三十九次會議

三九	臨時議程	136
四〇	通過議程	137
四一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137

第二百四十次會議

四二	臨時議程	153
四三	通過議程	153
四四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153

第二百三十四次會議

934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五午後四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F VAN LANGENHOVE (比利時)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阿根廷、比利時、加拿大、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敘利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議事日程即第二百三十二次會議之議事日程 (S/Agenda 232)。

二七．繼續討論印度 巴基斯坦問題

經主席邀請，印度代表 *Mr M C Setalvad* 和巴基斯坦代表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主席 請印度代表繼續他的聲明，此項聲明將予以即時傳譯。

自此時起，採用即時傳譯辦法。

Mr SETALVAD (印度) 關於我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一個日期，經巴基斯坦代表向我指出它的錯誤，我現在要加以更正。我向安全理事會說，Master Tara Singh 在一九四七年四月發表聲明。巴基斯坦代表指出，正確日期在一九四七年二月，我接受這個更正。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巴基斯坦) 我並且對印度代表指出這個事實 該項聲明是遠在旁遮普的塞克人或印度人遭受困擾或虐待以前發表的。

Mr SETALVAD (印度) 是的，巴基斯坦代表說那是遠在旁遮普的塞克人或印度人遭受困擾或虐待以前。可是我不承認那句話。

關於我或者巴基斯坦代表所敘述的一切事件，有一件事實我們必須記住，就是在分治前印度完全在一個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因為印度有一個統一的政府，所以若干年來人民心中已經形成了一些觀念。僅在實行分治的數年以前，才有分疆立國的觀念發生。自然，那個觀念使全國許多人震動。分治終於由全國兩個政黨間的協議實現。可是，人民的感情愈形惡劣，因此，根據我剛才所說的背景情形，發生鉅大騷動是毫不足奇的。我今晨所提及的事件和巴基斯坦代表所敘述的事件，實在說起來只是這個鉅大騷動的一部份而已。一個國家在一個單一政府之下歷一世紀之久，而今竟要分

治，想到這裏就會知道這個騷動並非不自然的實體。

假使我們考慮到這些事件，就可以懂得和理解這個騷動。我們也可以說，假使我們對於全國雙方大批人口遷徙所引起的問題，予以適當注意，那麼已經發生的情形並非真是一個鉅大騷動，大體說來，遷徙情形甚稱圓滿。我不僅專就我國政府方面來說，也是就巴基斯坦政府方面來說。

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倫敦泰晤士報載稱，Lord Mountbatten 談到這件事情時說，應當從一個適當的距離來觀察印度所發生的事件

他說他並不想輕視這些人民的困難或苦惱，但印度各出事地點所牽涉到的人數，不能超過一千萬或一千二百萬人。事實上，在印度半島的四萬萬總人口中，有百分之九十七的人民仍在安居樂業，享受他們的新近得到的自由。

“屠殺的情形的確很慘——假如硬說不慘，那真是癡人之談——那些遭受犧牲的全部人數現在正清算中。他希望最後會有數字發表，並且相信這個數字不僅遠較預期者為少，而且祇是所引數字的一個小小部分。”

我雖然還提到以後發生的若干事件，但上述情形就是全國狀況的一個適當看法。我所說的“全國”，指的是包括現在構成兩個自治領人民在內的從前的國家。

我現在要談一談查謨喀什米爾情勢的真正背景，這個情勢才是安全理事會現在所討論的問題。正如理事會理事已經知道的，喀什米爾是由一個印度大君統治，他除了獲得一個局部的立法議會的協助外，乃是一個專制君主，像許多印度邦的專制君主一樣，他有許多過時的法律。巴基斯坦代表已經描寫過一些 屠宰母牛者遭受重懲，若干時候，法律強制人們服役等。我祇是說這些法律並非查謨喀什米爾專有。在印度其他統治情形相同的各邦中也存在着這些法律或類似的法律。

遠在一九三一年或一九三二年，該邦為爭新聞自由和人民立法及其他改革，開始了大眾運動。這次運動由Sheikh Mohammad Abdullah

領導。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的那些日子起，Sheikh Abdullah 就被稱為查謨喀什米爾的“人民運動”的領袖。我所提到的改革因那次運動而實現。這些改革是一九三六年左右實行的。

一九三八年，國民會議黨成立。Sheikh Abdullah 為其領袖。那個國民會議黨代表喀什米爾人民的國民運動。國民會議黨的黨員中不僅有大批回民，而且有住在喀什米爾的印度人和塞克人。Sheikh Abdullah 和他的國民會議運動不僅主張該邦政治上的提高，而且主張該邦社會和教育方面的改進。自然，他又和該邦發生衝突。Sheikh Abdullah 總共被判處徒刑七次，在查謨喀什米爾邦監獄住過四年半。

他開始各項運動，參加者有回族人，塞克人，和印度人。他們跟着他一起不服從若干不公平的法律。這些回族人，塞克人和印度人均遭逮捕，追隨 Sheikh Abdullah 入獄。

一九四六年五月，Sheikh Abdullah 提出一個要求，叫做“離開喀什米爾的要求”。這個要求的意義是說大君應該離開喀什米爾，將該邦的政府交給人民以民主方式管理。因為這個要求，Sheikh Abdullah 為該邦法庭拘訊，被控以叛國罪，判處嚴厲徒刑九年。那是一九四六年五月間的事情。

該邦過去和現在還有一叫做“回族會議黨”的團體。簡單地說，那個黨代表回族同盟的意識型態。這個黨的建立根據一個假定，就是該邦的組織應該以印度境內的回族人民要求在印度建一回教國家所本的基本原則為基礎。回族會議黨的黨員限於回族人民。

一九四七年一月舉行了若干次選舉。鑒於國民會議黨領袖 Sheikh Abdullah 已經下獄，國民會議黨和它的信徒抵制喀什米爾的選舉。Sheikh Abdullah 的信徒很多，回族會議黨雖然參加競選，但在六十萬人的選區裏大約祇有二十萬人前往投票。我現在提到那些數字，為要指出 Sheikh Abdullah 所領導的運動過去和現在都是很爭衆望的運動。

當西旁遮普和東旁遮普與喀什米爾隣接地區，已如對安全理事會所叙的處於騷動狀態的時候，我們應該知道一下喀什米爾的情形如何。安全理事會理事將會記得——從地圖可以看出——查謨喀什米爾大部份邊界和西旁遮普連接，很小部份的邊界和東旁遮普連接。正如理事會理事所已聽到的，這兩省內發生的騷亂使得大批難民從一方向他一方移動。許多難民去到查謨喀什米爾邦，他們越過邊界。這些難

民在該邦內得到照應，大部份經過國民會議黨的安排，這種情形我已經提過。該黨領袖雖在獄中，但該黨工作仍在積極進行，雖然東西旁遮普的隣境發生嚴重騷亂，但就喀什米爾而言，一切都很安堵。

喀什米爾成為大批塞克族與回族難民充塞之地，回族難民由東旁遮普向西旁遮普移動，經過該邦若干部份。這個情形使該邦成為難民必經的孔道。縱令如此，喀什米爾方仍然安靜無事。這個情形很為重要，因為巴基斯坦代表認為喀什米爾回族人民有被消滅的危險。那是對方想向理事會描繪的情形，我認為這幅畫圖完全不合事實。當東西旁遮普為社區熱在與社區動亂的烈焰所焚燒時，喀什米爾沒有一點騷動。

一九四七年八月間，有人企圖煽動喀什米爾人民的情緒。前在西北邊境省及其他地方常用的若干辦法又被使用起來了。若干回教領袖被派到喀什米爾各地和人民接觸，藉以煽動反喀什米爾塞克居民和印度居民的情緒。他們派了若干宗教導師至喀什米爾，再次鼓吹宗教憎恨的道理，設法煽動反對其他社羣的情緒。這些都是為那個相信以宗教立國的組織鼓吹的人們。

問題還不止於這些活動而已。一九四七年九月初，西旁遮普向其接隣的查謨省襲擊。這是由關係方面所組織的西旁遮普回族人民進行的。該處邊界上在喀什米爾查謨一面，被焚鄉村達九十五個之多，許多塞克人和印度人遭受攻擊，其中有人被謀殺及劫掠。甚至該邦軍隊也遭攻擊。那就是我們所說的煽動查謨喀什米爾邦人民情緒的又一企圖。

第三方面就是策動——我特意用這句話，因為這是外界人策動的——Poonch 地區的叛變，這個叛變又是我所說的宣傳醞釀出來的。據本代表團的意見，這一切活動的用意都在鼓動喀什米爾的騷亂，該地當時本是很平靜的。

還有一方面，這或者足以指示這些活動的來源究竟在那裏，這就是巴基斯坦政府對喀什米爾的態度。這件事已經我國政府在關於查謨喀什米爾問題的報告書〔文件 S/628〕裏加以敘述，我不願重述那個報告書已經說過的情形。他們試圖以經濟脫節和供給困難，來強逼喀什米爾，壓迫它歸隸巴基斯坦。我們說所有這些活動，即襲擊，經濟壓力與宣傳，都是一個計劃的一部份，這個計劃就是要強迫喀什米爾歸屬巴基斯坦。這個計劃還包括上面所說的 Poonch 的叛變。我們要記住，Poonch 和西旁

遮普接壤，叛變是由旁遮普的回族領袖挑撥和促成的。即使如此，直到一九四七年九月底，除回族在我所說的襲擊中殺戮印度人和塞克人外，並無甚麼騷亂，絕沒有理由認為 Dogra 大君或 Dogra 人有何擾害回族的舉動。

一九四七年九月底，Sheikh Abdullah 繫獄已若干月，該邦有些領袖迫請大君釋放他，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Sheikh Abdullah 得釋。

Sheikh Abdullah 被釋不久，他就表明他認為該邦地位應該如何。他的態度一直是確定人民願望是否要參加兩個自治領的一方，如果願意參加，究竟是那一方？在他被釋以後不久，他就表示那樣的態度。我將從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時代（People's Age）中宣讀一段話。下面就是 Sheikh Abdullah 的談話

“喀什米爾將由各個社羣共同治理。我們第一個要求為權力完全移交喀什米爾人民。民主喀什米爾人民的代表然後決定此邦應當參加印度或巴基斯坦。

“假使住在查謨喀什米爾邦的四百萬人民被人撇開不顧，該邦宣布歸隸印度或巴基斯坦，我將高舉反叛旗幟，準備一場鬥爭。

“自然，我們願參加那個承認和支持我們的自由要求的自治領。我們不願參加那些認為人民對這個問題不容發表意見的人民。我們寧願粉身碎骨也不讓這個國家和這種人民結成同盟。

“至少在查謨喀什米爾的三百萬回族人民不會為 Bhopal 的一個太守或海達拉巴的一個君主而犧牲自己，至於那些人的利益，回族同盟正在想法以一個違反該邦人民利益的政策來加以保衛。

“我向印度族人和塞克族人保證在我有生之日，他們的生命與榮譽將是安全而獲得充分保護的。

“際此國難時期，喀什米爾必須舉起烽火。我們環顧四周祇見兄弟相殺的悲劇。在這個時會，喀什米爾必須站上前來，高舉印回團結的旗幟。

“在喀什米爾我們需要一個人民政府。我們需要一個不分階級信仰將平等權利平等機會給予一切人民的政府。喀什米爾政府不是任何一個社羣的政府。它將是印度人，塞克人，和回人的聯合政府。那就是我要爭取的。”

這個演說是十月五日在 Hazaribagh 對十萬人的集會發表的。Hazaribagh 是喀什米爾的一個地方。

關於歸屬問題發生的實際事件見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一個電訊，該電稱 Sheikh Abdullah 或他的使者實際曾向巴基斯坦政府或其人民接洽，以確定巴基斯坦政府願否讓喀什米爾人民自作選擇，假使願意的話，他們很贊成那樣去做。

關於那一點，我願意提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一個電訊，其中載有查謨喀什米爾邦行政當局代理首長 Ghulam Mohammad Sadiq 在記者訪問時發表的聲明。Ghulam Mohammad Sadiq 追述過去以和平方法解決喀什米爾問題的若干次努力，並在有關部份中發言如下

“在被侵以前，國民會議黨”——Sheikh Abdullah 代表的運動——“推我和巴基斯坦政府高級人員接洽，請他們確認喀什米爾人民自決的民主權利，並尊重一個自由人民關於與一個自治領自由結合問題的主權意志。我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及其他閣員，但是毫無用處。我們終於目睹現在已經付諸實施的一個計劃，這就是先奴役我們的人民，然後從已被奴役的人民獲得有利於他們的諾言。”

訪問時，有人詢問今天喀什米爾當局所遭遇的問題是些什麼，Mohammad Sadiq 說“當然不是全民複決，而是立刻救濟我們的人民。事實上，我們正以原子速度進行雙重任務，一方面要為受巴基斯坦侵略之害的人們辦理善後，同時又要籌措糧食衣料。

“巴基斯坦宣傳人員佯裝非常關切其喀什米爾的回族同胞抵抗 Dogra 壓迫的情形，實際上過去五個月來他們在竭力阻斷一切輸出輸入，使他們遭受飢餓。”

這說明了“Sheikh Abdullah 代表的運動的態度，這是公認為正確的態度，即喀什米爾是否歸屬某一國的問題應由喀什米爾人民決定。但根據我所宣讀的訪問記載，那個態度不是巴基斯坦政府所願接受的。它的計劃是假使可能，強迫喀什米爾接受巴基斯坦，歸屬巴基斯坦。因此，巴基斯坦德番部落人民經過它的領土以增大壓力和脅迫，這種情形我已提到過了。

因此，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發生對喀什米爾的侵略。攻擊是在喀什米爾的 Muzaffarabad 地方開始的。最該記住的是一件事，就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開始的襲擊——即部落人民的襲擊——以前，並未發生 Dogras

殺人的事件。理事會理事一再聽到的一件事，是說回族人被 Dogras 人殺害，因為回族人被殺，他們的同族人才從邊境回來。實在的情形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我們沒有一樁事實，證明在十月二十二日，即部落人民深入喀什米爾領土襲擊的那一天以前，在喀什米爾邦內曾有回族人被塞克人或印度人或甚至大君或他的 Dogras 殺害。我認為那件最重要的事實使巴基斯坦政府在安全理事會內所說的種種不攻自破。假使在侵略的那天以前並未發生 Dogras 殺人事件，根本就談不上侵略者馳援其在喀什米爾境內受難的同胞。

回族同盟所辦報紙黎明 (Dawn) 是該同盟主要言論機關，Sheikh Abdullah 關於他對歸屬問題的意見，曾在該報發表一個聲明。

“ Sheikh Abdullah 今天離此赴斯林納加，他在一項聲明中說，喀什米爾處於危殆狀況，每個喀什米爾人的第一天職在保衛祖國抵抗侵略者。他說，對喀什米爾的侵略在強制及壓迫喀什米爾人民依照一定方式行動，即歸屬巴基斯坦。他說，每個喀什米爾人都憎惡此種壓迫他的意志的舉動。‘我們的可愛而美麗的祖國喀什米爾處於危殆狀態中。’他繼續說，‘在這個危機中，每個喀什米爾人，無論是回族人，印度族人或塞克族人，都有竭力保衛它的責任。那些衛國有責的人沒有盡到他們的天職，因此，這個責任落到喀什米爾人民頭上。’

“ Sheikh Abdullah 接着說，‘喀什米爾國民會議黨主張在大君殿下主持之下成立該邦負責政府。我們說過，甚至歸屬印度或巴基斯坦的問題，或有關未來的處置，都須在國內這些重大的憲法變更之後才能談起。國民會議黨內許多有力的份子認為，歸屬印度聯邦一事從政治與經濟方面來看都於該邦有利。就經濟言，喀什米爾的市場依賴於印度者多，依賴於巴基斯坦者少。我在四星期前出獄時，我需要有點時間來考慮情況，並與同志磋商。在我繫獄之際，印度境內業已發生重大變化，新的局面已經產生。有許多使億萬人民遭遇巨禍與不幸的事情發生了。因此，我們必須最審慎地衡量目前的局勢，並以一種有利於喀什米爾的方式且依照喀什米爾多數人民的願望來作決定。

“ ‘我曾勸告我邦人民，對於歸屬問題不應立作決定，第一步驟應是以負責政府為基礎的憲法變更。經過那個變更以後，喀什米爾和印度與巴基斯坦的未來關係才可以確定。但是事態變動得太快了。在我被釋以後不久，我聽到沿喀什米爾西部邊境正有人準備某種侵略或襲

擊。武裝人民滲入我邦領土內，許多地方都發生軍事衝突。

“ ‘我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愛好自由的人們呼籲，請他們在這個艱難時會支持喀什米爾人民，並斥責那些把痛苦和不幸帶給我國的侵略者。’ ”

那就是喀什米爾歸屬印度聯邦的背景。我應當把十月二十二日 Muzaffarabad 被襲以後發生的事件對理事會各理事一述。襲擊者造成如我所說的不幸與苦痛之後，來到 Baramula 並到距該邦夏季國都斯林納加數里之地。就在該邦處境極端危急的那個時候，Sheikh Abdullah 及其黨人需要時間來考慮未來在喀什米爾所應採取的行動。喀什米爾人民面臨強被佔領的危險，即被迫加入巴基斯坦或歸屬巴基斯坦，假如喀什米爾人民不甘出此，那麼他們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獲得外界援助，捍衛他們的國家，抵禦侵略者。

就是在那樣危急存亡之秋，該邦作了它的決定——我說該“邦”，我不僅是說大君，而且說人民領袖，Sheikh Abdullah，這就是參加印度聯邦以救危亡。

的確，就是喀什米爾人民採取的這個步驟，拯救了該邦及其首都，使其免受蹂躪擄掠之禍。否則，它當已遭受二十六日以前數日 Baramula 所遭受的命運。

那就是安全理事會在它所調查的控訴和報告中要過問的重大事件的發展情形。有人說歸屬是以欺詐手段得來的。又說這個歸屬是以暴力獲致的。說話是很容易的。無論多麼過火的話，都是很容易說的。但是有沒有人向安全理事會提出證據表示歸屬是欺騙人的呢？這個指控是很嚴重的，從提出這個指控的情形來看，我想要安全理事會推論這是一個騙人的歸屬，差不多就是侮辱理事會的智慧。我請安全理事會暫時拋開我所說的話。我請安全理事會考慮一下巴基斯坦代表所說的話。即是在巴基斯坦代表的發言內，也表現不出歸屬問題有甚麼欺詐的地方。即使說巴基斯坦代表所說的話是對的，也不能說有甚麼欺騙的地方，更不能說這是以暴力獲致的歸屬。

毫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在實行歸屬以前，印度軍隊或印度政府干預過喀什米爾，或脅迫喀什米爾，或以暴力或採取任何激烈步驟，對付喀什米爾。我再說一遍，那是絲毫根據都沒有的無稽的指控。是的，從某種意義來說，喀什米爾歸屬印度聯邦是以暴力獲致的，但是，那並非印度聯邦的暴力，而是巴基斯坦政府鼓

勵和縱容的暴力。就是那個政府鼓勵這些襲擊行動。鼓勵該邦內的叛逆，容許叛逆過境，容許該邦發生暴行及擄掠，巴基斯坦所鼓勵的與參與的那種暴行，迫使需要時間來考慮立場的喀什米爾加入印度聯邦。

無疑地，在那種意義上說，巴基斯坦的暴力促使喀什米爾歸屬印度聯邦。但是我大膽說我國政府對這個問題完全光明磊落。直到喀什米爾大君和喀什米爾的人民領袖，在我方才所說的危急之時向印度政府接洽援助以後，印度政府才宣稱——我認爲是正確的聲明——假使該邦不是印度領土的一部份，印度不能干涉喀什米爾問題，而要成爲印度領土，祇有喀什米爾歸屬印度聯邦。根據那個諒解，加以所處的危險境地，喀什米爾表示願意歸屬印度聯邦——不僅是大君表示如此，人民領袖也表示如此。雖然二者都提出請求，印度政府仍然慎重將事，指出它接受此項請求的唯一條件，就是和平恢復以後，應使人民意志獲得適當表示。惟有根據那個條件，印度政府才接受歸屬。那個條件可從已向安全理事會讀過的且已構成安全理事會文件一部份的來函中看出。如此說來，還有人能說喀什米爾邦之歸屬印度聯邦是經過不正當的勾當和欺詐手段嗎？

正如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已經知道的，十一月二十六日實行歸屬後印度軍隊即開入喀什米爾，第一批軍隊於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空運到達，並即開始戰鬥，將進襲者略爲擊退直至 Uri，後又稍爲越過該處。但是目前的情況是這樣的——我今晨已經局部敘述過進襲者在喀什米爾各地的行爲，這些行爲在該邦印度人和塞克人當中造成一種含恨與報仇的情緒。這種報仇情緒更因一項事實而滋長起來，就是這些擄掠他們的家園，殺害他們的人民和他們的婦女的人，都是來自北方的回族侵略者。就是那種情緒造成了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四日即進襲以後約一星期在喀什米爾邦發生的印度人和塞克人第一次的殺害情形。那也就是在喀什米爾曾經發生的唯一重要的殺害事件。

那麼，說這個發生於入侵以後的殺害事件是喀什米爾遭受侵襲的原因，如巴基斯坦代表所說的那樣，豈不是荒謬嗎？殺害事件的發生情形如下。該邦軍隊護送的一批回人在查謨遭印度人和 Dogra 人襲擊結果很多回人喪命。但我要指明的，就是這批被護送的回人是由該邦軍隊負責，根本沒有印度軍隊護送，印度聯邦對那批人的安全沒有責任。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即兩天以後，另外一批回人經過，這一批是由印度聯邦軍隊護送的。在經過查謨時，那批回人又遭攻擊。印度軍隊將攻擊者擊退，使印度人及塞克人攻擊者受了很多傷亡。

說到這裏，我將宣讀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印度總理致巴基斯坦總理電文。其有關部份如下

“關於十一月四日及六日查謨區內回人所受的攻擊，我已向他表示遺憾。印度軍隊絕未參預此事。反之，印軍採取了極有力的行動對付攻擊者，計擊斃一五〇人，重傷二〇〇人，和逮捕了五〇〇人。自彼以後，印軍完全控制了局勢，如閣下所說情形絕未發生過。因此，來電所稱種種與事實或印度聯邦軍隊在查謨執行職務後所發生的事情，毫無關係。回人生命在查謨是十分安全的。”

安全理事會可以看出，除我已經敘述過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四日發生的一事外，自從印度軍隊進入喀什米爾以後排回事件並不多有，對印度聯邦及其爲上述目的而佔領喀什米爾的軍隊的行爲，沒有甚麼可以指責的。事實上，正是因爲有了印度軍隊，才大大地遏止了喀什米爾境內的排回事件。

相反地，事實證明喀什米爾有大批印度人和塞克人遭受攻擊與消滅，一部份是由於來自西旁遮普省的襲擊者的幫助。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喀什米爾邦內鄰近西旁遮普邊界的一個叫做 Rajauri 的地方，發生了侵襲者所幹的屠殺事件。該城有一二，〇〇〇印度人及塞克人，這些全都被消滅了。我現在願意引 Hindustan Times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所載此事經過的一文，這是由斯林納加發出的。原文如下

“Rajauri 已陷於巴基斯坦回族進襲者手中，喀什米爾邦軍隊中回族逃兵約五〇〇人曾給進襲者以支持——全部人口計印度人及塞克人約一二，〇〇〇人全被消滅了。”

跟着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喀什米爾領土內的 Mirpur 又遭來自西旁遮普的帕坦族進襲者的攻擊。該地非回族人口計一三，〇〇〇人，其中被消滅者二，〇〇〇人。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日印度總理致巴基斯坦總理電文如下

“我已得到情報，Mirpur 鎮全遭毀滅，在一三，〇〇〇非回族人口中，祇有二，〇〇〇人到達離開 Jhelum 十五哩的地方。這些難民的命運，以及來自 Mirpur 的其餘地區的難

民約三，〇〇〇人的命運，均不得而知，但據傳許多被擄走的婦女已為帕坦人帶至 Jhelum 區。帕坦人在該區非回族難民羣中造成驚慌情形，他們逢人便殺，前日還擊斃一個 Mabratta 士兵。”

除我已經提過的兩次屠殺外，他們還搶掠及毀壞了一個名叫 Bhimbar 的鎮，這個鎮也在喀什米爾領土內。因此，我們所知的情况如下：除我已提到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四日回人一批被襲外，並無其他回人被擾或被殺情事，反之，在喀什米爾領土內，除了今晨我敘述的北部所受的攻擊以外，襲擊者在我所說到的幾個市鎮內肆意搶掠，屠殺印度人及塞克人。

Sheikh Mohammad Abdullah 在這種困難情形下仍然致力於恢復喀什米爾邦的和平與安寧。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Hindustan Times 所載同日由查謨寄來的一個報導，報告他的談話如下：

“我向來篤信印度人，回人及塞克人本屬一體的理論。我們大家都是印度斯坦人，印度斯坦是我們大家的土地。我說這種話並非為取悅於人。我對這個真理有不渝的信心。我認為分疆立國一事對大家都有害處。有些回人往往為我的見解而指責我，但我從不沮喪。Zindabad¹ 口號不會使我高興，Murdabad² 口號也不使我生氣。我認為那些要在此邦建立伊斯蘭統治權的回人是叛逆。但那些要在此邦實現印度統治權的印度人，也是大君和本邦的敵人。

“假使我認為回族全國警衛隊對印度的獨立有害，我不能不說 Rashtryia Sangh³ 也同樣有害。我活著一天，我就不讓有任何社羣組織。我盼望大君殿下成為查謨及喀什米爾的統治者⁴，而不祇是查謨一省的統治者而已。”

那就是即在我已敘述過的十月及十一月中喀什米爾所經歷的困難之後 Sheikh Abdullah 所採取與保持的態度。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在新德里及加爾各答出版的英商報紙“政治家”，在一篇新德里通訊中說：

“Sheikh Mohammad Abdullah 現係該邦臨時政府首領。他應喀什米爾大君之請出任此職，但是十六年來他都在鼓吹反對大君的個人統治，其中有六個年頭都消磨在監獄中。查謨及喀什米爾現代政治史就是 Sheikh Mohammad Abdullah 個人的生命史。從一九三一年

起，他比任何人都更能反映該邦的希望和志趣。在該邦政治舞台上演的政治劇，從他的出場起他就是劇本的主角和作者。Sheikh 的得勢基於對其自己使命的堅定不搖的信心，基於他個人的人格及其不惜為自己的見解而受犧牲的精神。他從未利用個人勢力以圖自利。Sheikh 同情微賤人民的生活。他在喀什米爾盆地極為人所崇拜，我曾經目擊人們吻他的足印。”

那就是大君以外請求印度聯邦准許喀什米爾邦加入的人物，印度聯邦接受了大君和這個民衆領袖的請求，准予加入，但有一個條件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那就是整個歸屬問題的經過，我認為正如我說過的，關於這件歸屬的事，沒有甚麼不相宜或不對的地方。

巴基斯坦代表的論點和說法根據一種理論，說是大君打算消滅回族人民。要請安全理事會相信大君——姑認他是一個有勢力的君主，實際他並不是——會想到消滅他的百分之八十的人民，這是不容易的。那就是巴基斯坦要求安全理事會相信的。這種說法違反了尋常的推理，解釋和信仰。我們實不能想像大君會定出計劃來消滅他的百分之八十的臣民或是他曾經懷有這樣的計劃，或實行這樣的計劃。

假使如他們所說的大君真的要消滅他的回族臣民，難道他還會請 Sheikh Abdullah 這個回人和民衆領袖來主持政府？我們知道在 Sheikh 被釋和該邦歸屬以後，他就是臨時政府首長。難道大君要靠這位民衆領袖且其本身方是回教徒的 Sheikh Abdullah 的協助來實行他的消滅回族臣民的政策嗎？這真是一種非常誇張和想入非非的說法，巴基斯坦代表想請安全理事會以此為其考慮的基礎，以此為其討論的出發點。

上面所述者就是關於喀什米爾問題本身的背景。

巴基斯坦代表說到查謨及喀什米爾邦郵務人員被殺一事，顯然暗示這種事情應由印度聯邦政府負責。至於郵務人員被殺一節，就印度聯邦來說，我們根本否認這些人被殺的事實，這項否認已見於一個電報中，巴基斯坦代表已經促請大家注意這個電報。這個問題就停在那裏。巴基斯坦代表宣讀了一個報告，內中載有關於所稱殺害事件的一些事實，但他並沒有指出那個報告的來源。那個報告並不見得可信。他並沒有告訴我們誰是這個報告的作者，所述情報如何得來及從那方面得來。在此情形下，

¹ 萬歲。

² 打倒。

³ 一個印度軍事組織。

實在沒有理由不接受印度政府根據所作調查提出的否認。

巴基斯坦代表說許多關於查謨及喀什米爾邦與巴基斯坦政府通訊情形，以及喀什米爾沒有前往巴基斯坦磋商該邦所經歷的經濟困難的情形。我並不想在這裏為查謨及喀什米爾邦的行為辯護，但我願意指出巴基斯坦政府係於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發電報邀請喀什米爾總理前往喀喇基，該電於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到達喀什米爾。從那些日子就看得很明白。當十月二十二日這封電報到達喀什米爾時，進襲軍已進入喀什米爾領土內 Muzaffarabad 市鎮已遭劫掠。在喀什米爾已被侵略時，還要認真請它與巴基斯坦磋商它的經濟困難，這是它所決不能接受的。

這使人記起許多歷史上的事例。這就像在貝奈斯 (Mr Benes) 和蘇斯里赫 (Mr Schuschnigg) 兩君的本國領土已受攻擊後，納粹還邀請他們前往磋商一樣。在喀什米爾領土正遭擄掠，居民房屋正被焚燬時，還期望喀什米爾總理前往喀喇基討論，這是完全不能置信的。假使要找一句話來表示，這種伎倆可以簡稱為珍珠港的伎倆。

假使我可以暫時回頭再談一下歸屬問題，我願意促請注意一項文件，該件清楚證明喀什米爾歸屬印度聯邦決非預先計劃好的。但要記住對方指稱這件事是印度秘密計劃和組織的。由印度陸軍總司令 General R M M Lockhart 印度皇家空軍司令空軍大將 T W Elmhurst，及印度皇家海軍少將 J T S Hall 所簽署的一個文件已經答覆了那個指控。三軍參謀長的這個聲明說

“有人指稱在由 Abbottabad 方向對喀什米爾邦進攻開始的十月二十二日以前某日，印度即已擬定計劃派遣軍隊前往喀什米爾。

“一 關於採取決定，擬定計劃，頒發命令及對此事開始行動等事的實際時間表如下

“二 十月二十四日，印度陸軍總司令接獲部落人民佔據 Muzaffarabad 的情報。這是第一次得到侵襲的消息。

“三 在這天以前，並未擬定或考慮派遣印度軍隊進入喀什米爾的計劃。十月二十五日晨，我們奉命審查及擬具由空中及陸路派遣軍隊前往喀什米爾的計劃，假使必須如此才能停止部落人民侵略的話。這是我們關於這個問題所接到的第一個指示。在會議以前，我們並未採取審查或擬具此項計劃的步驟。

“四 十月二十五日午後，我們遣派印度陸軍參謀一名及印度皇家空軍參謀一名前往斯林納加，並在該地與喀什米爾邦軍隊官員會晤。這是我們總部軍官與喀什米爾邦軍隊的軍官間第一次的接觸，討論派遣印度軍隊前往喀什米爾事宜。

“五 十月二十五日午後，我們對步兵一營頒發命令，內稱假使印度政府決定准許喀什米爾加入印度及派遣援助，該營應有所準備於接到通知後迅即飛往斯林納加。

“六 十月二十六日午前，上文第四段所述參謀人員由斯林納加歸來，報告與喀什米爾邦軍官會晤情形。

“七 十月二十六日午後，我們最後擬定由空中遣派軍隊至喀什米爾的計劃。

“八 十月二十七日晨黎明，喀什米爾歸屬文書簽字後，印度軍隊空運喀什米爾的行動開始。在部落人民侵入開始三日後，即十月二十五日以前並未擬定派遣軍隊計劃，甚至未考慮此項計劃。”

那個文件完全否定了對方所提出的事先計劃或陰謀的理論。一切經過情形就是十月二十二日喀什米爾被侵及其向印度聯邦政府接洽以後，歸屬問題在十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為印度政府所審議。十月二十六日通過關於歸屬問題的決定，二十七日晨始空運軍隊至斯林納加。派遣軍隊的經過情形便是如此。

有人說關於擬派軍隊之事，巴基斯坦政府沒有接到通知，而且還因此而提出控訴。我的答覆是，關於派遣軍隊到喀什米爾邦一舉，沒有通知巴基斯坦政府的必要和義務。歸屬一事已使該邦成為印度聯邦一部份。喀什米爾領土已處於危殆狀態，首都有遭劫掠毀壞的危險，我想在那種緊急情形下，關於派遣軍隊的問題，談不上通知巴基斯坦或採取與巴基斯坦事前洽商的步驟。實在說，假使印度聯邦要等待與巴基斯坦磋商，它對於新加入的那一邦就不能盡到職責，因為諮詢的結果，一定引起遷延，結果斯林納加必然遭受劫掠，正如先幾日 Baramula 遭受劫掠一樣。時機不容喪失，因此如我已說過的，由空中運軍隊前往。

對方說曾經一再試圖與印度聯邦商得關於解決這個問題的某種辦法，但印度聯邦採取的態度却是拒絕磋商這種解決辦法。這句話是毫無根據的，任何人只要一讀構成安全理事會面前的文件一部份的函件，就可以看出此言之無據。我不打算宣讀所有的函件，因為一部份已經讀過，這些函件顯明指出一項事實，即印度

聯邦一再要求巴基斯坦合作以驅逐這些侵略者。我們要求巴基斯坦發表一個公開聲明斥責侵略者的行為，我們希望並相信該政府這樣一個聲明可以遏止侵略。這樣的聲明未見發表，合作並未實現。我方決未拒絕磋商，但使一切制止侵略者滲入的努力以及最後制止侵略的努力不能奏效的，却是巴基斯坦的態度。

在我們對安全理事會的報告書中我們提出若干具體事實，證明巴基斯坦直接間接給予侵略者以援助。這些事實有很多都未經否認。我們指出若干軍醫院都用來治療侵略者，此事並未否認。我們又談過西北邊省總理是此項侵略軍的主要組織人。關於這點也沒有聽到否認，相反地，巴基斯坦代表却說巴基斯坦政府祇對官方行動負責，假使某些官員不論居甚麼重要地位，自動以私人資格參加這些運動，這與政府無關。我認為那種立場絕對站不住。

復次，我們的聲明提到一個通訊，其中載有巴基斯坦軍隊正式軍官關於真實情形的供認。此事也沒有人否認。我們提到從巴基斯坦陸軍第十六旁遮普團人員身上搜得的文件，對於這件事才未見提出答覆。我們提及在被擊斃的或被俘的侵略者身上所發現的巴基斯坦國民的文件，薪餉簿及司機執照。對此事的答覆是，“巴基斯坦政府對其國民與公民的行為不能負責。假使他們由於同情上稱喀什米爾人民的運動，願意奔赴喀什米爾，巴基斯坦政府不能阻止他們。”

我們在另外一處提到在西爾卡堤有若干大訓練營，侵略者在那裏受訓並於領到軍火彈藥及制服後赴前方。這是根據一個俘虜的談話。除一個模糊及籠統的否認外，對於那個指責並無答覆提出，對於外國通訊員——其中之一是倫敦觀察人通訊員 Alan Moorehead——的報告一點沒有答覆，這些通訊員的報導實際說巴基斯坦正在為喀什米爾進行徵兵。據我們所得消息，侵略部隊的車輛係在巴基斯坦修理廠修理，那又是一個沒有回答的指責。

根據這種情形顯然可以看出我們所提巴基斯坦給予直接間接援助的指責大體已獲證實。有人說指揮這些侵略者的軍官，不以部落人民作戰方式而以正規軍作戰方式指揮他們的軍官，可於住在 Poonch 的六五,〇〇〇軍人中得之。我認為這是完全無稽之談。誠然在 Poonch 有許多過去的軍人，但是他們如何能有足數的軍官來指揮我在上面所說的大批侵略部隊？我確認領導這個軍事編隊所需的大批軍官，不能

如他們所說的由 Poonch 的過去軍人中找到來。

有人說邊區部落人民不需要訓練，他們從生出後就習會獵槍，兒童時代就學會射擊。那是事實，沒有人否認此事，但用來復槍射擊和在軍隊中作戰完全不同。他們並沒有陸軍訓練。他們沒有學過如何擲手榴彈，放白炮，操縱三七生的曲射炮，使用無線電報機，在橋上安置地雷及炸燬公路等。如果說部落人民因為會使用來復槍，所以就有充分軍事訓練可以參與現在查謨及喀什米爾進行的戰事，這是笑話。那就是我們對查謨及喀什米爾戰爭所持的立場。

關於實際情形最近的判斷，見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三日倫敦時報內，一位通訊員在一個重要部份內稱“巴基斯坦非正式援助侵略者已是確定的事情。記者直接獲得證據，證明自由喀什米爾軍獲得軍火彈藥及供應品的接濟。有若干巴基斯坦軍官在幫助指揮作戰。不管巴基斯坦政府如何否認有介入情事，精神和物質援助的確是有的。”

我認為這一段話真把自從侵略開始以來以及今天巴基斯坦對於喀什米爾的立場描繪出來了。那就是我要求安全理事會儘早通過一切可能措施來挽救的情勢。我認為我們已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了重大的事實與情況上的證據，我們有理由請求安全理事會照我們的要求給巴基斯坦政府以指示。正如理事會知道的，我們請安全理事會使侵略者不得進入及利用巴基斯坦的領土，使他們不能獲得軍事與其他供應和一切援助，使巴基斯坦政府文武人員不要參與對該邦的侵略，並促巴基斯坦一切國民不要參加喀什米爾及查謨省的戰鬥。

我已經摘要敘述我們的整個立場。我不願重述我已說過的話。我所說的一切在理事會各理事心中都是印象很新的。我們着重指出情勢的緊迫，因為我們極難逆料軍事情勢如何發展及衝突區域是否擴大。

我國政府一再向安全理事會保證，我現在要再度提出這一保證。印度政府願意查謨及喀什米爾情勢獲得和平解決。

自此時起恢復連續傳譯辦法。

Mr NOEI BAKER (英聯王國) 我要請問主席他現在打算怎樣進行議事。我聽說巴基斯坦代表願意再度答覆印度代表所說的話，我認為印度代表既然講了兩次，巴基斯坦代表應該再講一次。我願意發表一些意見，但在巴

基斯坦代表如願發言而未發言前，不願提出這些意見。

主席 我現在還不知道巴基斯坦代表的意見怎樣。或者他可以告訴我們。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巴基斯坦) 在印度代表提出的聲明中談到許許多多的問題，我國政府很懷疑那些事實的正確性。假使安全理事會准許我，我願就印度代表談及的一些重要事項，簡單地對安全理事會一述。假使安全理事會願意，我現在就可開始，明日午前或午後理事會再開會時繼續討論。我不需要因此散會以便擬具我的答覆。我只需要一個晚上就可以查考事實，作成必要的準備。

我們切盼進而處理問題的本身及得到解決。我焦慮的不存辯論勝利，在集中討論雙方間現有的爭端，求得一個相互同意的解決。

Mr NOEL BAKER (英聯王國) 根據巴基斯坦代表剛纔說的話，在他沒有補充他過去的發言前假如我來說話，那就未免造次。假如我們依照巴基斯坦代表提議的途徑，也許還方便些。他現在就可以開始發言。假使他今晚不能講完，剩餘的話可在明晨舉行的會議中繼續發言。我提議採取那個程序。

Mr EL-KHOURI (敘利亞) 我想我們今天已聽得夠了。時間已經很晚。我主張安全理事會現在就散會，巴基斯坦代表的話等下次

會議時再講。他的話應該是一次說完。不應當分成兩部。假使分開來說，我們在明天的會上會忘記他今晚所說的話。最好一次把話講完。因此，我提議散會。

主席 有人反對散會嗎？假使我們贊成，我們就規定下次會議的日期。已經有人提議明日午前開會。

Mr NOEL BAKER (英聯王國) 安全理事會能否定在明晨十時開會？假使如此，實際會議可於午前十時十五分開始。

Mr EL-KHOURI (敘利亞) 我認為安全理事會不能在通常開會時間午前十時三十分以前開會。我們的制度實行已久，沒有改變的必要。

我想 Mr Noel Baker 願意儘量縮短和我們在一起的時間，我呢，恰好相反，願意這個時間長些。

Mr NOEL BAKER (英聯王國) 我並不堅持午前十時十五分開會。我要說能同敘利亞代表相處時間愈久，我個人的快樂愈大。不過，我們是在處理一個很緊急的問題。我所關心的是不要讓安全理事會主席和兩個代表團拋開他們週末的工作。

主席 假使沒有人反對，我們下次會議定在明日午前十時三十分。

(午後五時四十五分散會。)

935

第二百三十五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F VAN LANGENHOVE (比利時)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阿根廷、比利時、加拿大、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敘利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二八。臨時議程

(文件 S/Agenda 235)

一 通過議程。

二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a)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印度代表為查謨喀什米爾情勢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件 S/428)。¹

(b)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為查謨喀什米爾情勢事致秘書長函(文件 S/646)。²

(c)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件 S/655)。³

1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補編。

2 同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補編。

3 同上，第六號，第二三一次會議。